

李 庆 编 注

东瀛遗墨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见史料辑注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东瀛遗墨

李 庆编注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见史料辑注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屠玮涓
装帧设计 王晓阳

东瀛遗墨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见史料辑注

李庆 编注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插页 4 字数 193,000

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8-02699-8/Z·126

定价 15.00元

前 言

19世纪中叶以后，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中国和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在这充满着激荡波澜的100多年间，中国和日本，除了国家间的交涉和战争外，人民之间，有着空前的交往。其中文人的交流，更如大潮的浪花，引人注目。如黄遵宪、杨守敬、黎庶昌、俞樾、章太炎、王国维、董康、叶德辉、胡适、鲁迅、张元济、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等等，都和日本的学者有过相当密切的交往。离开了他们，就谈不上近代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就无法正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近百年思想文化展开的历程。

这些在近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人物的主要著作，大多已经有所整理。但是，也不能否认，还有不少遗落。

近年来，我在日本任教、研究，对于这一时期的两国文人学者间的交往状况稍有关注，并和一些较年轻的朋友，从各方面搜集到不少资料。

这些资料，之所以值得在中国整理出版，向大家介绍，我以为，首先在于，这些资料即使在国内外的研究界，也并非广为人知。它们有的存于国家的档案中，有的纯粹为私人所藏，还有的或许曾有所披露，但夹在众多的书刊杂志里，淹没于浩瀚的文献大海中，远非一般读者所能查到。这里汇集的，多是整理者在自己专门研究的过程中，年积月累，花费了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大量精力，才发现、才寻觅到的珍贵资料。它们在我国整理出版的某些全集中亦未收入，因而弥足珍贵。

其次，这是遗落在日本的、在国内已经不存在的原始性资料。人类的历史是人创造的，而历史并非纯逻辑和理性的展开。离开了具体的人和事，就无法探讨历史。而要了解历史中真正存在的人和事，最原始的资料就是绝对不可缺的。

在历史的进程中，有的人一朝发迹，便想掩饰过去的浅显落泊；有的人一成“大师”，便想抹去自己曾有过的污浊丑陋；还有的则被后人以各种原因抹成鬼脸、涂上粉脂或打上光环……要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就须透过那些被加工过的外壳，透过冠冕堂皇或璀璨迷人的表皮，看看各类人物赤裸裸的真相。而各种原始资料反映的，当初颇不经意而表露的看法、感情，也许就是能探求真相的最好的窗口。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些资料的内容，不少都涉及中日文化史中的重要问题。比如，黄遵宪的《朝鲜策略书》，对于认识他的思想变化和 19 世纪 70—80 年代中日关系、东北亚的局势，就是非常重要的。又比如，陈捷整理的《清客笔谈》、《徐承祖、黎庶昌致日本外务大臣（井上、伊藤博文）的信》，对我们认识黎庶昌、杨守敬、徐承祖等在日本的活动和当时日本文化人的中国观，探讨 19 世纪后半叶中日文献交流，大有裨益。鱼住和晃整理的《黄遵宪和官岛诚一郎的笔谈》、《黎庶昌和官岛诚一郎的笔谈》，可以看到当时清朝的外交官员与日本各界交往的情况。陈力卫发现的章太炎的信，反映了章太炎虽然曾写信骂倒一切近代的日本汉学研究者，但在此同时，他的思想也还有另一个侧面，而此信也为理解章太炎的“七被追捕”，提供了新的线索。钱鸥整理的王国维和铃木虎雄的通信，还有笔者搜罗的王国维有关词集的题跋，对于认识这位投身昆明湖的学者在日本的状况、他的词曲研究，对于认识他的思想发展过程，绝难忽略。张小钢等整理的胡适、周作人、赵景深、王古鲁等和青木正儿的通信，对于认识日本京都学派的学者和中国学界的联系，对于认识胡适等的思想发展过程，尤其是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中日邦交恢复以前阶段文人间的联系，更是非常难得的资料。

至于其他，如笔者整理的有关俞樾和北方蒙的资料，有关诸桥辙次和中国文人的笔谈与通信资料，也都是在国内尚未知晓的。

这些资料中所涉及的人物，大致覆盖了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中叶近百年间中日文化交流领域中主要的角色。对于那些曾在历史大潮中叱咤风云的人物来说，这些或许只是片鳞只爪；而对于那些已隐设在历史阴影中的人物来说，有关的资料，或许就是以后对他们进行探讨时不可或缺的线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资料，对于究明这一时代中日学术文化交流的状况（我国这一方面的研究，说实在的，还处于水平相当低的阶段），对于这一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等等领域的研究，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是进一步展开研究的基础。

类似的资料，实际上数量不少，在此选录的，只是一部分。我们选择的基本态度是：1. 时代，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2. 涉及的人物，主要是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一定地位的文人学者。3. 有关资料，在我们看来，都是比较稀见者。

这些资料，有的是过去的外交文献，有的是个人来往信函，有的是以中日文人交流的独特形态留存的文字——笔谈记录，还有的是互相应酬的诗文。就其流传的状况来说，有的是原件仅存，过去从未见人言及，在此首次发表；有的则是在日本或其他地方曾经发表过，但在国内尚未为人所知；还有一些，也许国内曾有研究者介绍过，鉴于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和文献检索条件，尚未知晓。不管哪一类，我们都是根据最原始的材料，或原件的影印件整理的。

此书的编写体例：

1. 每一份材料，原则上分成正文、注释和解说三部分。

正文为全书的主体，大多根据原件或最原始的资料加以标点整理。由于目前国内的实际出版状况，只能全部改为简体字。必要

时在注中说明。以求尽可能地保持原貌。

注释,主要是对于文中出现的有关人物和事件的简要介绍,以便读者理解原文。

解说部分,原则上是整理者对于该资料的发现经过、现存情况、性质意义等的说明。因为有些资料整理者已有专文发表,所以,也包括一些整理者的考证。由于材料的性质和研究者的角度不同,见仁见智在所难免,故只供参考。

2. 所有材料,原则上是按时代先后编排。个别地方,由于考虑到同一人的资料尽可能地放在一起,所以时代的前后稍有变动。

3. 所列资料,都注明原始出处、整理者、注解者,以分清责任。最后,由笔者对全书加以编辑整理。

由于各人的风格、研究角度并不一致,资料的来源也各不相同,所作的解说、注释自然各有千秋。有些材料甚至没有注释。限于客观条件,我们也无法聚到一起讨论。所以,基本上是按各人原来的样子收录。我们的目的,只在于将这些资料提供给有兴趣的读者、研究者,因而,对于那些稍有出入的体例,只有请大家谅解。

在这些资料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曾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如金泽常福寺的北方匡先生,新泻诸桥辙次纪念馆的饭塚千比吕先生,名古屋大学的今鹰真先生,立命馆大学的中村乔先生、笈文生先生和青木正儿先生的家属,神户大学的笈久美子先生、鱼住和晃先生,神奈川大学的望月真澄先生,金泽大学的鹤园裕先生等等。为了在此发表,我们也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求得这些资料所有者的同意。在这过程中,又得到各方面朋友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由衷的感谢。

李 庆

1996年6月—7月草,1997年3月改

章炳麟

清代漢宋學者。不過會弄成說而已。

是非。並無心得之妙。如顏元習齋。

歎。東原之徒。却有新義。顏主。

為哉。戴近功和字派。

頃日賸得一書曰四書典故備覽有直循從書所

不知是何人之著。檢里董著且無此書敢問

此種書豈不過信時文之用。無須深求也。

以近代哲学与科学的眼光，
定可有成就。

我的哲学史大纲第一卷，
有一篇序论，史料，实证论，
附古书之方法也。又有清代

汉学家之科学方法一篇，载
北京大学月刊，尚未完。

講其方法者，清詞高見，為切
示教。

此兩題太大，非一刻所能容。

鄙意清代經學大師治經方

法最精密。（如戴震、王念孫，

王引之，諸人，皆可法。）若執以

清代漢學家之精密方法，加

湖南是清末學者滋叢地為曾文正公王澐蓮王先謙

諸先生概觀之於歷代儒林皆中不易多也而今皆凋謝

山間獨有先生之學深識高也湖南名界一李柳亦

中國名界一李也哉國之怪無不知高名者曩惟在

溫親突受教晚生在沙不得久雖然若得為教實

為幸甚矣

鄙人學派與湖南不同鄙人原籍江蘇蘇州吳縣有清一代

經學之漢學聲基于此地即世稱崑山顧炎武吳縣三

惠惠同楊惠士奇是也曾文正為古文家王闓運為詩文

目 录

前言	(1)
一、黄遵宪《朝鲜策略书》(1880年)	(1)
二、何如璋、黄遵宪等和朝鲜金弘集的笔谈 (1880年)	(12)
三、黄遵宪诗,词(1878年,1879年)	(32)
四、黄遵宪和宫岛诚一郎的笔谈(1881年)	(35)
五、《清客笔谈》——杨守敬和森立之等的笔谈 (1881年以降)	(40)
六、黎庶昌和宫岛诚一郎的笔谈(1882年,1884年)	(75)
七、俞樾致北方蒙的信(1882年3月—1883年 9月间)	(81)
凡例⊖东瀛诗选卷□□ 凡例⊖东瀛诗选例言	(90)
八、俞樾《赠北方蒙》诗(1882年)	(95)
九、徐承祖、黎庶昌为借抄足利学校所藏皇侃《论语 义疏》抄本致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伊藤博文)的信 (1897—1898年)	(97)
十、姚文栋赠井上哲次郎诗(1890年)	(107)
十一、文廷式赠内藤湖南《元朝秘史》 抄本题识(1901年)	(109)
十二、陈毅致那珂通世的信(1902年)	(111)
十三、章太炎致重野成斋的信(1900年)	(114)

- 十四、章太炎和诸桥辙次的笔谈(1920年) (118)
- 十五、王国维致铃木虎雄的信(1912—1913年) (120)
- 十六、王国维手抄手校词集题跋校语
(1909—1912年) (127)
- 十七、胡适和诸桥辙次的笔谈(1920年) (153)
- 十八、曾广钧和诸桥辙次的笔谈(1920年) (159)
- 十九、叶德辉和诸桥辙次的笔谈(1920年) (163)
- 二十、陈宝琛和诸桥辙次的笔谈(1920年) (168)
- 二十一、陈宝琛《赠诸桥辙次》诗(1921年) (170)
- 二十二、张元济致诸桥辙次的信(1932年,1934年)..... (171)
- 二十三、胡适致青木正儿的信(1920—1921年) (174)
- 二十四、周作人致青木正儿的信(1920—1961年) (190)
- 二十五、赵景深致青木正儿的信(1936年前后) (195)
- 二十六、郭沫若致田中庆太郎的信(1931—1937年) (202)
- 二十七、郁达夫致田中庆太郎的信(1937年) (218)
- 二十八、周作人等《宇野季明先生七旬寿序》(1944年)..... (220)
- 二十九、王古鲁致青木正儿的信(1934—1958年) (222)

一、黄遵宪《朝鲜策略书》(1880年)

地球之上，有莫大之国焉，曰俄罗斯。其幅员之广，跨有三洲。陆军精兵百余万，海军巨舰二百余艘，顾以立国在北，天寒地瘠，故毅然思启其封疆，以利社稷。自先世彼得王以来，新拓疆土，既逾十倍。至于今王，更有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其在中亚细亚，回鹘诸部，蚕食殆尽。天下皆知其志之不少，往往合纵以相距。土耳其一国，俄久欲并之，以英法合力维持，俄卒不得逞其志。方今泰西诸大，若德、若英、若奥、若意、若法，皆眈眈虎视，断不可尺寸之土以与人。俄既不能西，若乃幡然变计，欲肆其东封。十余年来，得桦太洲于日本，得黑龙江之东于中国，又屯戍图们江口，据高屋建瓴之势。其经之营之，不遗余力者，欲得志于亚细亚耳。朝鲜一土，实居亚细亚要冲，为形胜之必争。朝鲜危则中东之势日亟，欲略地，必自朝鲜始矣。嗟夫，俄为虎狼，崇力征，经营三百余年。其始在欧罗巴，继在中亚细亚，至于今日，更在东亚细亚。而朝鲜适承其敝，然则策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防俄之策如之何？曰“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而已。何谓“亲中国”？东西北皆与俄连界者，惟中国。中国之地大物博，据亚洲形胜。故天下以为能制俄者，莫中国若。而中国所爱之国，又莫朝鲜若。朝鲜为我藩属，已历千年。中国绥之以德，怀之以恩，未尝有贪其土地人民之心，此天下之所共信者也。况我大清，兴龙东土，先定朝鲜而后代明，二百余年，字小以德，事大以礼。当康熙、乾隆朝，无事不以上闻，已无异内地郡县。此非特文字同、政教同、情谊亲睦而已也。抑亦形势毗连，拱卫神京，有如左臂，休戚相关而患难相共。其与越南之疏远，缅甸之偏

僻，相去固万万也。向者朝鲜有事，中国必糜天下之餉，竭天下之力以争之。泰西通例，两国争战，局外国中立其间，不得偏助。惟属国则不在此例。今日朝鲜之事，中国当益加于旧，务使天下之人晓然于朝鲜与我，谊同一家。大义已明，声援自壮。俄人知其势之不孤，而稍存顾忌。日人量其力之不敌，而可与连和。期外衅潜消而国本益固矣。故曰“亲中国”。何谓“结日本”？自中国以外，最与朝鲜密迹者，日本而已。在昔，先王遣使通聘，载在盟府，世世职守。至于近日，则有北豹虎同据肩背。日本苟或失地，八道不能自保。朝鲜一有变故，九州、四国，亦恐非日本所有。故日本与朝鲜，实有辅车相依之势。韩、赵、魏合纵，秦不敢东下。吴、蜀相结，魏不敢南侵。彼以强邻交迫，欲连唇齿之交。为朝鲜者，自当捐小嫌而图大计，修旧好而结外援。苟使他日者，两国之轮船铁船，纵于日本海中，外侮自无由而入。故曰“结日本”。何谓“联美国”？自朝鲜之东海而往，有亚美利加者，即合众国之所都也。其土本为英属，百年之前，有华盛顿者，不愿受欧罗巴人苛政，发奋自雄，独立一国。自是以来，守先王遗训，以礼义立国，不贪人土地，不贪人人民，不强与他人政事。其与中国立约十余年来，无纤之隙。而与日本往来，诱之以通商，劝之以练兵，助之以改约，尤天下万国之所共知者。盖其民主之国，共和为政，故不利人有。而立国之始，由于英政酷虐，发愤而起，故常亲亚细亚，常疏于欧罗巴。而其人，实与欧罗巴同种，其国之强盛，常与欧罗巴诸大，驰骤于东西两洋之间，故常能扶助弱小，维持公议，使欧人不敢肆其恶。其国势逼近大东洋，其商务独盛大东洋，故又愿东洋各保其国，安居无事。则使其使节不来，为朝（按：此处原衍“为朝”二字）鲜者，尚当远泛万里之中洋而与之结好，况其迭遣使臣，既有意以维系朝鲜乎？引之以为友邦之国，可以结援，可以纾祸。吾故曰“联美国”。

夫曰“亲中国”，朝鲜之所信者也；曰“结日本”，朝鲜之将信将疑者也；曰“联美国”，则朝鲜之所深疑者也。

疑之者曰，“日本，自平秀吉兴无名之师^①，荡摇我边疆，凌夷我城郭，荼毒我人民，赖明师攻守而后退。近年日本，变从西法，鹰瞵鹗视，益不可测。江华之役^②，西乡隆盛志在生衅^③，亦因岩仓^④、大久保^⑤诸人力争而后已。彼其志，曷尝须臾忘郢哉！条约之结，亦要盟，不得（不）从耳。反与之睽（睽），是何异开门而揖盗乎！”曰，“西乡之议攻朝鲜也，二三大臣，独排众议，执不可。彼非不欲荐食边鄙，以厚自封殖，顾度德量力，有所不能，则不如其已耳。朝鲜立国数千年，未尝无人，未尝无兵，无论攻之未必胜，即万一获胜，掇兵则复反，留兵则无力。况日本有事朝鲜，中国势在必争，尔时日本遣其使臣谒李伯相^⑥，伯相告以必争，又劝以徒伤和气，毫无利益，故其谋不行。彼知以日本攻朝鲜，既难操必胜，况加以中国之助，左提右挈，东征西讨，而日本必不支。故西乡之说，卒不得行。既不敢行，又以朝鲜密迩近邻，存无滋他族、实逼处此之心，故汲汲然讲信修睦者，其意欲朝鲜自强而为海西屏蔽也。揣时度势，为日本计，必不能不止于此。况又今日之日本，外强中干，朝野乖隔，府帑空虚，有议之不暇乎。兵家有言，知己知彼。故必知日本所以结朝鲜之故，无所疑；然后知朝鲜之结日本，亦无可疑。”

疑之者又曰，“绘图测地，险既失。仁川一港，乃我帷閤，容彼往来，藩篱尽撤。非志图人国，安用测沿海之暗礁，侵畿辅之要地为哉？！”曰，“古有禁贩卖地图于他国（者），杀之无赦者。古有引外国使臣绕道往来，不使知其我险要者。今非此之谓矣。今天下万国，互相往来，近而东中，远而欧美。凡沿海岩礁，皆总为图志，布之天下，以便航海。而远则海滨，近则国都，皆有外使，终年驻扎，此通例也。盖力不足自守，虽拒之户外，法取越南之边鄙、英与缅甸之国政，亦不克自保。力足以自强，虽延之卧榻，英之民，偏（徧）居彼得俄都，俄之民，偏（徧）居伦敦京英，亦无足为害也。自强之道，在实力，不在虚饰。况日本既不能谋人，则俾熟吾道，乃可以资救援。朝鲜素未知航海，则自识其险，亦可以资守护。从前日本因兵库开港，

使臣驻京，抵死坚拒。至于一战再战而后，藩然改图，今行之亦十余年矣。王公守国，乌系乎此哉。”

疑之者又曰，“朝鲜风气，未与外熟，见彼东人异音异服，或厚聚观看，或偶尔诟辱。惟彼日人，志在恫喝，至于营理之官，亦敢拔刀以杀。苟和好出于真诚，岂漫无约束，竟肆恶以呈毒哉？！”或曰，“日本性情好胜而不让，贪利而寡耻，见小而昧远，往往如此。特以此事，两国细民，猜嫌之未浅，非政府之意也。从前草梁一馆，虽曰通商，而朝鲜所以困辱而禁制之者，实无所不备。彼心怀愤怒，非伊朝夕。加以釜山所居，类多对马穷民，彼辈无赖之徒，只求自利，安知大体。斗毆琐事，固非约束之所则及，观日本政府，于拔刀一事，撤去山之城，亦可知其志矣。为朝鲜者，但当恪守条约，于彼之循理者，力加保护，然后（彼）于彼之无礼者，严请究办，庶情意相孚，耦俱无猜矣。苟拘拘于薄物细故，不能捐弃而坐失至计，非智者所以出此也。”

疑之者又曰，“日本与我，壤地相接，种类相同，子言结日本，吾固信之矣。夫欧美诸国，去我数万里，饮食衣服不与我同嗜，币不通，言语不达。彼亟亟然欲与我结盟者，非图利而何？彼利则我害，而尊言‘联美国’，此鄙人之所惑（感）者也。”曰，“美之为国，分国施政，而合三十七邦为合众国。统而统领，故得土不加广。邻其南邦，有名檀香山国者，意求内附，彼且拒绝，而其国尚多旷土。其土多产金银，其人善于工商，为天下首富之国。故得土不加富矣。不贪人土地，不贪人人民，此天下万国所共信者。而顾与英、法、德、意诸国，迭来乞盟，此则泰西所谓均势之说也。今天下万国，纵横搏噬，甚于战国。而列国星罗棋布，欲保无事，必求无甚弱，无甚强，互相维持以后可。苟有一国焉，行其并吞，则力争，力争则势强，势强则他国亦不克自安。欧洲一土，群雄角起（立）。彼俄之眈眈虎视，既无间可乘，故天下知其志必将东向。东向必自朝鲜始。俄苟有朝鲜，则亚细亚合（全）势，在其掌握，惟意所欲。而挟亚细亚全局之势，反